

楔子

炎陽高照，一支隊伍在山谷間策馬行進，炙人的高溫讓這一行人汗流浹背，好不容易，行進間的周遭景致漸漸改變，太陽不再那麼灼人，也可看到蒼翠森林，這代表的是他們已經離開北川。

北川乃南楚王朝在邊關的咽喉，位置險要，而杜鐵身為北川監軍，卻與驃悍民族黎族私下結盟，劫走邊關駐軍米糧，苛扣軍餉，刻意製造衝突，意圖讓咽喉之地戰火蔓延，幸而南楚皇帝事先得到軍情，命朝日大將軍率領上萬兵馬大敗黎族，杜鐵成了喪家犬，匆匆帶著幾名貼身侍衛逃跑，卻不知行蹤已被另一幫人掌控，慘遭活逮，一身狼狽的被禁錮於囚車押解返京。

蓬頭垢面的杜鐵每每趁著讓人餵水或塞食物時，急急的向前方俊美無儔的韓元殊高聲嚷著，「二爺，你放我走，我可以給你用之不盡的金子！唔……」

最後一聲，是一團髒布再度塞住他的嘴。

一行人日夜行進，囚車離京城愈來愈近，杜鐵的聲音也愈來愈沙啞。

這一隊押解行伍其實只有六人，其中的頭兒韓元殊神情漠然的高坐馬背，後方的五名暗衛，有三名與他同樣策馬而行，另兩名暗衛則駕馭囚車，一路行來月餘，除了在北川附近省城仍有逃亡的黎族餘孽企圖劫囚外，倒也平靜，直至進入這林蔭蓊鬱的山間道路，韓元殊策馬的速度才放慢下來。

當一行人穿過林蔭，眼前豁然開朗，湛藍天空下，前方為一峽谷棧道，風光極美，但另一邊是萬丈深淵，稍有不慎，連人帶車摔落，絕無活命機會。

「慢。」

韓元殊突然開口，身後五名充當解差的暗衛也一一勒住韁繩停馬。

空氣中突然飄來一股怪味，接著，前方飄來煙霧，隱約可見數條人影乍現。

韓元殊黑眸半瞇，「小心！」話語一歇，長長棧道已經冒出火舌，同時，數條人影猝然撲掠而至，手上的刀刃在陽光下泛起刺眼光芒。

「有膽焚燒棧道，設陷劫囚，竟沒膽以真面目示人！」韓元殊冷冽一笑後向暗衛下令，「把朝廷重犯給爺送回京去，不得有誤！」

「是！」

一名暗衛一手拉起囚車內的杜鐵，一刀斬斷囚車上的鐵鍊，點了他的穴道，將他丟到馬背上後，其他暗衛立即戒備保護，頭兒早就說了，杜鐵是個沒腦袋的粗漢，這等叛君大事絕對有人在背後操弄，這一路押囚絕不平靜，一定要護杜鐵周全，不能讓他被滅口！

來襲的蒙面黑衣人的手臂上皆綁著一條黃絲帶，他們身形迅疾，但韓元殊亦身手敏捷，如蛟龍般的身影疾掠反攻他們，蒙面黑衣人一驚，迅速交換目光，其中兩人纏住韓元殊，其他人再飛掠欺近杜鐵，暗衛立即出手護衛，武器再度交擊。

韓元殊此時已驍勇的殺過來，沉聲一喝，「走！」

暗衛們帶著囚犯走人，韓元殊出手愈見凶猛，血雨噴灑，慘叫聲一聲接著一聲，半刻後，煙霧消失，棧道已成黑色殘木，上方沾濺不少鮮血，橫躺多名屍體，馬蹄聲早已漸行漸遠。

韓元殊冷漠的黑眸盯著唯一倖存的蒙面黑衣人，「誰派你們來送死的？」

蒙面黑衣人眼神驚懼，雖然早已聽聞京城韓家二爺武功高強，但總以為公侯皇家的貴公子哪有什麼真功夫？但這一戰下來，他不這麼想了，瞧瞧那些慘死的同伴，不少是血肉橫飛，死狀淒慘。

「砰」地一聲，遠方天際突然閃現一道光，那代表的是暗衛帶著杜鐵已經安全脫困，韓元殊冷笑一聲，「剩你一個。」

黑衣人深吸一口氣，回頭看看身後的萬丈深淵，縱身一跳，葬身深谷。

四周頓時陷入一片靜寂，空氣中有股濃濃的燒焦味兒。

韓元殊抿緊薄唇，汗水從他額角滑落，他的肚子餓得咕嚕叫，這一路押解杜鐵，伙食原就不好，加上他嘴又挑得很，只能勉強自己吃些東西果腹。體力欠佳，還得耗損體力打這一場……不行了！他太餓太累，索性躺平。

驀地，一陣急促而雜沓的馬蹄聲由遠而近，他半睜起黑眸，側頭看著愈行愈近的人馬。

怎麼又來了另一群蒙面騎士，他可是一點都不想再打了。

馬蹄聲愈來愈近，他半閤著眼眸，看著幾名蒙面大漢拉扯韁繩，馬兒仰頭嘶鳴，踩踏蹄子，一名大漢拉下蒙面黑巾，粗魯的咒罵一聲，「該死！來太晚了！」

映入眾人眼簾的是一具具倒臥在血泊中、東倒西歪，甚至肢體分解的屍首，空氣中更有一股濃濃的血腥味兒。

「老大，還有一個活人，要不要救？！」另一名大漢興奮的指著穿著貴氣的韓元殊，瞧他胸口還一起一伏，不是活人是啥？

「救什麼？咱們是馬賊，是搶財物的！」第一名大漢大手往該名漢子的腦袋用力巴過去後，率先跳下馬背就往韓元殊走去，居高臨下的拿著刀子指著他，「喂！把財物交出來，就饒你不死！」

韓元殊緩緩的坐起身來，如果他還跟暗衛一起，他是不在乎給錢，但他現在孤家寡人，回京還有一段路，難道要他乞食回京？

他仰頭瞪著眼前這名高大的中年大漢，吐出一字，「滾。」

他肚子太餓，說出的話連半點震懾威勢都無，反而將這幾名馬賊逗得仰頭哈哈大笑。

「原來是個軟腳蝦！」帶頭馬賊一臉可憐的看著他，但一定眼，眼睛一亮，是個英俊的年輕男人，「你這張臉有價值，好，老子將你綁給一家相識的妓院老鴇，她那裡有斷袖之癖的客人，你好好侍候，還是能吃好睡好。」

「哈哈哈……老大說的好！」其他馬賊大聲叫好。

「老子就是聰明啊。」他得意洋洋的拍胸。

「人笨真的沒藥醫！」韓元殊搖頭，以一種看白痴的冷峻眼神看著帶頭的大漢，「我要是軟腳蝦，躺在這裡的黑衣人是誰殺的？」

帶頭大漢生平最恨聽到「笨」這個字，過去，別人罵他笨到連妻子戴綠帽、讓好友當白痴賣了田地還幫忙數錢，他才性情大變的去當馬賊頭子，所以，這話一入耳，火冒三丈外，偏又找不到詞反駁，只能惱羞成怒的怒吼，「找死！」

還來啊？韓元殊輕嘆一聲，他已經沒力了，但生命太美好，他就算要死也不能當個餓死鬼！

當大漢一刀刺過來時，他黑眸閃過冷光，一腳踢掉刀子後，他迅速起身，提刀力抗馬賊！

這些馬賊武功只是普通，若非韓元殊已先跟一幫高手戰過一回，此時他早就將這二、三十名馬賊擺平了！

但就是太累太餓，雖然砍殺不少人，還是在混戰中，讓一名馬賊搶走他腰上的荷包。

「老大！到手了，退啊，快走！」

「他奶奶的，長得那麼俊，看起來又軟趴趴的，功夫還真嚇人！」

「快走，老大！」

韓元殊躺臥在地，喘著氣兒，望著急急策馬逃離的馬賊消失在他的視線外，可他身邊盡是刺鼻的鮮血味兒，也多添了幾具屍體。

真是不長眼！竟敢來惹他，更該死的是……竟然連一匹馬也沒留下！

韓元殊稍事休息後，勉強撐起虛弱的身體，從一名死亡的黑衣人手臂上拿走染血的黃絲帶塞入懷中後，再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他得找個果腹的東西。

但荒郊野外，哪裡有食物？而且，還得入得了他的口……

日漸西斜，他踉踉蹌蹌的走了一步又一步，也不知道走了多遠，他的視線漸漸模糊，眼前一黑，終於昏厥倒地。

第 1 章

晨曦劃破天際，山間逐漸起霧，朦朧靄靄的，一抹嬌小身影揹著重重的背包騎馬走在林蔭道上。

「小敬，霧太濃，咱們走慢點。」

唐翎邊騎著馬邊喚著馬兒的小名，努力的看著前方的路。

隨著陽光漸漸烈了，霧氣散了，唐翎正想讓馬兒走快點時，就見到一名男子倒臥在前方路邊，身上似乎還有傷，她很快的翻身下了馬背，快步跑上前，在男子身邊蹲下來，伸手探他鼻息，「活著呢，嘿，醒醒，醒醒啊。」

她邊喊邊打量著他，在外面行走多年，還是頭一回看到長得這麼好看的男人，五官像讓老天爺細細雕琢而出，極為出色，身上那襲貴氣的黑色織錦袍服雖然有破損，但仍不減其霸氣。

他不知在這裡躺了多久，後背已沾了露氣，衣服半濕，她直覺的伸手摸他的額頭，還好，雖然涼了點，沒發燒。

她這個動作令韓元殊緩緩醒來，他蹙起濃眉，靜靜望著眼前清晨陽光下的清麗臉龐，長長的黑色髮辮從耳後垂到身前，很乾淨的一張臉。

他的眼睛好好看，深幽得像一泓看不見的深潭，唐翎忍不住的眨眨眼，看直了眼。

女人看到韓元殊大多是這樣的反應，他早已習慣，且此刻他全身虛軟無力，更懶得應付一個花痴，索性閉眼道：「我好餓……」

唐翎這才意識到自己看他看得太入神，尷尬的拿下後背包，這是娘請人替她特製的真皮大背袋，裡面全都是她的寶貝，她從裡頭拿出一個紙袋，遞到他眼前，「這是乾糧，給公子吃。」

光聽就難吃，他緩緩搖頭，「不要……」

她一愣，「公子不是好餓？」

「有沒有……有沒有……熱、熱食？」他真的好虛弱，連一句話都說不完整。

她倏地瞪大了眼，這傢伙有沒有搞錯？身上有傷，都餓扁了，還要挑熱食？雖然從他的氣質、穿著都可看出他出身優渥，但也得看看場合吧！「只有這個，公子不吃就餓死好了！」

韓元殊蹙眉，勉強張開眼，看著她手上那塊一看就硬梆梆、毫無口感的玩意兒，黑眸立即閃過一絲嫌惡。

她將乾糧放回背包內，站起身來，娘說過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瞧，這不就一個嗎？只是，他的神情跟娘還真像，不合口味的不吃，寧願挨餓……

她揹起背包走了幾步，忍不住又倒退回來，他的個性要是像娘，她要沒救，心裡怎麼過得去？她娘可是這個世上跟她最親、對她最好的人，優點多得數不清，缺點就只有挑嘴這事兒。

「老天爺會原諒娘的，娘做那麼多好事，不過想吃愛吃的，怎麼說都還是個大好人啊。」

娘常掛在嘴上的一席話閃過腦海，唐翎輕咬下唇，想著萬一他就跟娘一樣……

罷了！也不過是一頓熱食，她糾結什麼？

她再度拿下重重的後背包，「我去替公子找點食材，回來弄給公子吃，但公子最好移一下位置，萬一有人騎馬過來，不小心就會被踩到了。」

韓元殊張開眼眸，看著這張清麗的臉龐，點點頭，但移位置……他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唐翎見狀嘆了口氣，只能彎身助他一臂之力。

令他意外的是，這個兒小小的女子力氣還不小，他不由得詫異的看向她的手，與一般女子沒差，甚至還要更白皙粉嫩，不過，他也注意到她手指虎口處有硬繭。

唐翎努力的撐著男子沉重的身子走到不遠處的小溪旁，讓他靠著一邊的樹幹坐了下來，這位置也方便她野炊，洗滌方便。

「呼……」她喘了口氣，他還真是高壯，饒她已是娘口中廚房界有力的小小女巨人，竟撐不太住他。

她再跑到馬兒身邊，從掛在馬背旁的皮袋裡抽出一張小被子，再匆匆跑回男子身邊，「你後背的衣服濕了，先披著，還有，你身上有點小傷，我也有藥。」

「被子不用了，我不冷，傷也不礙事。」韓元殊沒想到她如此細心。

「哦。」她又咚咚咚的跑回馬兒旁邊，將被子放進皮袋後，再揹起背包咚咚咚的跑回男子身邊，將背包放到他身旁，從中拿出水囊遞給他，「公子喝點水，我馬上回來。」

他蹙眉接過手，忍不住再看她一眼，卻見她爽朗一笑，「沒毒的！」

她又拿過水壺，仰頭不碰袋口的喝了兩口水，再遞給他後，轉身就往馬兒走去，喃喃自語，「娘說過，有錢人都怕死，看來這位公子也是如此。」

韓元殊雖然虛弱，但內功精湛，她的嘀咕自然入了他的耳，但他只是喝了幾口水，沒說什麼，聽著馬蹄聲離去，他也同時閉上眼睛。

唐翎騎著小駒到樹林裡掏了鳥蛋，又去撈了魚，還採了些野菜、野菇，很快的就回來了，一眼就見到男子仍靠著樹幹閉眼休息。

她沒叫他，而是俐落的將背包裡的很多廚具拿出來，再撿拾木柴升起火後，她拿了鍋子到溪邊舀水，開始忙碌起來。

韓元殊半閤著眼，在陽光搖晃的樹影下，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看著她從大背包裡拿出大碗公似的鐵鍋時，已是一愣，接著見她又拿出一只頗大的精緻條紋木盒，一拉開木蓋，竟見裡面除了有尺寸不一的刀子外，就連小型砧板、勺子、鏟子、碗筷等廚具皆依序排放，連油紙也有。

唐翎拿起其中一把薄而利的刀子，尺寸適中，很好上手，她俐落的將一條魚去鱗剖腹，切成片，再放在鍋上火烤，撒了些許調味料，再切了豆丁大的一塊蜂巢放上去，隨著火勢漸大，冒出熱氣，香味四溢。

另一個小鐵鍋的水也煮沸了，就見她將洗淨的野菇以刀子一刻一劃，刻花其上，如夏日睡蓮，丟入沸水中，再放入蛋花、調味，一股誘人的香味頓時撲鼻而來。

韓元殊的鼻子一向靈，東西好不好吃一聞就知，他已在期待了。

但唐翎卻是先拿了布巾到清澈見底的溪水裡打濕，擰乾布巾後走到他身邊，「吃東西前，公子要不要洗個臉？還有手，呃—有血跡。」

他接過手，擦拭微黏的臉與手後，整個人也清涼舒爽許多，他將布巾交給她。

她側著頭看著他，從第一眼見到他時，她就覺得他長得特別好看，若以她娘的話來說就叫「絕世極品」，她脫口道：「公子身為男子，長得可真俊，說真的，第一次看到公子時，我差點看呆了，都要忘了呼吸呢。」

他一愣，因她毫無忸怩，說話還如此直率，不似其他女子見到他這張臉時，臉紅心跳的說不出話來。

但許是見他愣住，她粉臉突然漲紅，「呃，可以吃了。」她連忙將布巾拿去洗洗擰淨了，再以鐵盤盛裝烤魚及生野菜過來給他，「試試，這是以溪水洗過的現摘野菜，夾著魚吃，本來應該用豬肉，但手邊沒有，生菜包肉可是我娘最愛吃的一道好料。」

他蹙眉，「野菜並未煮食。」

她注意到他的聲音冷冷的，但低沉清潤，很好聽，「這樣吃來才清爽可口，你試試，其實我娘都是用手，她說這樣吃起來才夠味兒。」她用筷子將肉包在生菜裡，再將筷子交給他。

他接過手，挾起入口，魚的嫩度剛好、滋味鮮美，在這夏日炎炎的午後，吃刁的嘴，盡是滿足。

她在一旁注視著他的吃相，這就是娘說的冷酷面癱吧，吃東西的時候，黑眸瞬間一亮，但隨即恢復成酷樣，見他一連面無表情的吃了幾塊，她實在忍不住開口，「你這樣吃東西不會得內傷嗎？」

「什麼？」

「我娘說的，東西好吃就要表現出來，憋著對身體不好，而且，表現出好吃對做菜的人來說，是一個大大的鼓勵。」她一臉認真的說著。

但他沒接話，身為皇上的御前侍衛統領，兼管數千名暗衛，還得替皇上處理一些檯面下的事，他早已養成擺出漠然的姿態，不會在臉上透露一絲一毫的思緒。

瞧他還是一臉淡漠神態，「你聽不懂？那我吃給你看。」她燦爛一笑，其實是她聞著香味，也嘴饞了，她學娘以乾淨的手拿生菜直接包上烤魚後，一口塞入嘴裡，開心咀嚼。

韓元殊不由得一愣，那張只稱得上清麗的臉蛋，在吃到美食時，整個都亮了起來，一雙如深夜星辰的明眸璀璨發光，竟讓他有瞬間的眩目。

她嬌憨一笑，「還有我煮的湯也很好喝喔。」她笑咪咪的再以鐵碗盛了半碗熱湯過來給他。

好的菜餚講究色香味，這碗湯美得如一幅畫，野菇如花綻放，飄浮在像是金色陽光照射的池塘上，他難掩驚豔，以湯勺吃了口野菇，竟是清脆香甜，那鼓起的蛋花嫩如豆腐，入口即化，而湯汁帶了點微辣，清爽好喝。

唐翎也為自己盛上一碗，小小臉蛋上盡是滿足。

不過，她還真是小看了這男人的胃，那數條烤魚、青菜及一鍋湯全讓他吃光了，然後他回報一聲淡淡的「謝謝」。

「不客氣，相遇即是有緣，何況，我也吃了一頓。」她說得大方，仰頭看著湛藍的天際，「吃飽了，眼裡的天空也更美了。」

他靜靜的凝睇著她，不得不承認她很特別，見他一個男人躺臥山徑，沒問姓名、也不問他發生什麼事，只因他餓了，雖然對他要求熟食有些不以為然，但還是為他張羅一餐。

她也是個奇人，大大的背袋裡竟裝了許多只會在廚房裡出現的東西，而那些餐具及鍋碗瓢盆還是鐵製的，雖然重了些，但可保溫、不容易破，而且，碗筷盤子等還有鏤空雕花，可見打造者功力不凡，價值應當不菲，偏偏這個小姑娘穿得樸素，一襲斜領白裙、袖子窄小，身無綴飾，就連頭上也無任何簪釵，一頭烏絲編成的髮辮上也只有一條深藍緞帶，如此素淨又不見半點貴氣，卻相當招眼，乾乾淨淨的，怎麼看怎麼舒爽。

在韓元殊打量時，唐翎也一臉滿足的將視線從湛藍天空收回來，轉頭看向他，就見他的眼神落在那些雕紋鏤空的鐵盤上，「我娘說吃美食時，質感外觀兼具的餐具也是一環，能為美食加分。」

「大背袋裡的東西全是妳娘為妳準備的？」他問。

唐翎莞爾一笑，她早已經習慣別人對她背包裡一應俱全的廚具用品的驚訝與好奇，「是啊，我娘是個很特別的人，她在京城郊區設了一家慈幼莊園，專門收留一些孤兒寡婦、殘兵老將，她讓收留的這些人付出對等的勞力，在農田裡幹活兒，讓那些人來經營農場，還強調絕不收留不做事的人，我娘強調產地直送，因此與不少客棧、飯館都有往來，因而認識不少擅長各地菜色的大廚師。」

她囁囁喳喳的說著，像是突然想到什麼，頓了一下，嫣然一笑，「我娘她最愛喝茶，常說飯後來一杯熱茶，快樂似神仙呢。」

她這一說，又動了起來，一邊煮沸水一邊說，「我娘她很愛美食的，也有許多聽來不可思議的美食點子，但她愛吃不愛動手，所以，每隔一段日子，她都會做安排，讓我去學習新菜色，這個背包、還有裡面的各式鍋具刀碗，都是我娘找人打造準備，是我專屬的，她說，我在學習上快上手，她就可以快一點吃到好東西。」

他沉靜的看著她笑意盎然的臉龐，看來她娘跟他還真是同路人，對美食情有獨鍾！

思忖間，茶香撲鼻，唐翎俏生生的端了杯熱茶到他眼前，「公子試試。」

他接過手，緩緩的喝了口，心裡一喜，脫口而出，「沒想到，姑娘連泡茶都有一套。」

唐翎聽到讚美，眼睛更亮了，「當然，溫度、放茶葉的時間、浸泡茶葉的時間，都是關鍵，還有霧過雨後，取葉上露珠泡茶，也別有一番詩意。」

「詩意？」

她用力點頭，「娘說過，美食、好酒、好茶，有時吃的是環境、是氣氛，」她愈說愈開心，「你瞧，此時天朗氣清、滿山翠綠盈繞、有啁啾鳥鳴、葉片隨風敲擊之沙沙聲，閉眼屏息，自然之樂有如天籟，有美食、有茶香、人生小確幸不過如此。」

「小確幸？」他打一開始就發覺她有些用詞相當奇特。

「嗯，微小而確定的幸福，這是我娘常掛在嘴上的，意思就是，知足常樂。」

韓元殊直視著她靈動璀璨的眸子，再啜飲一口甘醇香的好茶，他的心激動無比，他決定了，在回京的路上，他賴定有一手好手藝的她了！

但即使心緒百轉，韓元殊那張俊臉上仍看不出任何情緒，僅有一雙深邃黑眸迅速的閃過一道喜悅之光。

唐翎俐落的將火踩熄，再淋上水，確定澆熄火花，一抬頭，看到他正直勾勾的看著她，想也沒想的，她微笑道：「星火足以燎原，在山林間更要慎之。」

見她開始收拾那些鍋碗等物，想到自己總是吃了人家一頓，遂要蹲下身幫忙。

「不用不用，我動作很快的。」唐翎朝他搖搖手，她不是客氣，這些廚具都是為她個人打造的，怎麼依序擺放進木盒內，也只有她會，她動作俐落，將所有使用過的餐具、鍋碗盤子等物在溪邊清洗並以布巾擦拭整理好，全部放入後背包。

她再次跪坐在溪邊，掬起水洗了把臉，再以布巾擦拭後，就從背包外袋拿出一個小瓷瓶，倒了些白色乳液抹在臉上。

這事兒，每逢在外，她都得做，不然，娘一見她曬黑總叨唸不停，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她倒忘了別人怎麼看，她直覺的回頭，果真見到男子正蹙眉看著她。

她尷尬一笑，「我娘交代的，一白遮三醜，雖然她說我是個清秀美人，但女子有一張白皙的臉蛋才是美，我還是廚娘，更要白皙，才能給人乾淨的好印象。」

她這話只說三分，她娘自稱為「極致美白的追求者」，一身皮膚不粉嫩，白得晶瑩剔透誓不罷休，所以，自己雖然是個幹活兒的廚娘，但除了手上握刀的硬繭外，全身上下的肌膚可都讓她娘養得軟嫩有彈性，白裡透紅。

他還是第一回聽到廚娘得白皙才能給人乾淨好印象的話，畢竟，食客甚少見到廚子的，但再細想，她娘的話不無道理。

「這是我娘請田姨研發的『防曬乳』，田姨是個大夫，跟在我娘身邊做事的，」她逕自解釋著，一邊擰乾布巾，再起身走到他身邊，「東西收好了，我也該走了，公子有何打算？」話說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實不相瞞，我遇到馬賊，被洗劫了財物，身邊的侍從又……」他停口。

「我知道，他們一定為了保護你犧牲了，所以只剩公子一人。」澄淨的眸子裡是清楚可見的不忍，難怪，他會受傷還餓倒在路邊。

韓元殊沒打算解釋，事實上，也不宜解釋，「我想回京，若姑娘不介意，可否與姑娘同行？」

她一臉為難，「不是我不願意，只是我才從京城東郊的慈幼莊園出來，此行要往南，並不往京城走。」

「往南？我也想往南，姑娘到哪裡？」他瞬間改口，還說得臉不紅，氣不喘。

不是想回京？唐翎咬著下唇，有點被他搞迷糊，但還是誠實回答，「我要到甘城一家『唐心樓』學廚藝，快則一個月，慢則三個月，才會回慈幼莊園。」

「很好，上路吧。」

她愣愣的看著他率先拎起她的大背包走到體長腿健的馬兒面前，拍拍馬的側頸，「這是一匹好馬。」

她連忙快步上前，傻傻的點頭，「牠叫小敬，是我娘特別替我挑的坐騎。」

但見他逕自揹起她的大背包，她忙道：「我習慣自己揹。」

但他已輕鬆的翻身上了馬背，讓她又錯愕的眨眼，下一秒，她只覺得自己讓人一拉手臂，整個人就往上一提，飛也似的騰空然後端坐在馬背上。

「走了。」他又說。

唐翎回頭微仰的瞪著他那張俊朗的容顏，雖然她也算江湖兒女，不是那些會說男女授受不親的大家閨秀，但陌生的兩人共乘一騎，他是不是太自在隨興了？

「還有事？」他問。

黑眸裡只有漠然，她要說什麼？好人就做到底了。

韓元殊腳一蹬馬腹，一扯韁繩，馬兒奔馳，至於懷中的女子一本以為她會全身僵硬，沒想到，一會兒後就自在的靠著他，果然與一般女子不同。

他嘴角微微一勾，韁繩再一甩，胯下黑馬跑得更快，如狂風奔馳。

「慢點，小敬從沒跑這麼快的。」她回頭看他。

「難怪，牠這麼開心。」

是嗎？她愣了愣，再轉回頭，看著馬兒那黑得晶亮的大眼睛，再回頭看著那張仍面癱的俊顏。他看來是個懂馬的人，既然如此，她可以更放心的靠著他吧，不然，到甘城還有幾天的路，坐姿不佳，可是會腰痠背疼的。

馬蹄聲聲，兩人一馬來到南合縣東郊，附近峰巒起伏、古道不少，高聳入天的老樹盤根錯節，再加上峭壁崖上飛濺瀑布，一路上清幽靜謐風景迷人，兩人雖然合騎一匹馬兒，也沒有太多尷尬，一個心心念念是她的廚藝，一個想的不過是出外仗義、助人為樂，一路下來，倒也融洽。

幾日的相處，韓元殊不得不承認，她廚藝好得不可思議，隨手拈來的溪澗泉水、野蔬野果、一條活魚兒、野兔山雞，烹煮後無一不甘甜鮮美，堪稱人間美味，將他的五臟六腑都收買了。再想想，他為皇上辦事數月來，實在委屈自己的胃太久，他早打算向皇上要個長假，好好犒賞自己。

此刻，他坐在如茵草地上，等著已從山野間摘來食材的唐翎大展身手，而這些食材中，還有幾朵鮮黃色小花，「這花也能吃？」

「嗯，花可入菜、蔬果可入菜、草藥亦可入菜，藥膳可解暑生津、養生治病、養顏美容。」對這些，她可是如數家珍。

韓元殊發現她懂的食譜極多，每每備膳或用膳時，她就會說一大串，還會分析各地的烹煮方式、地方名菜，讓他這堂堂男子漢好幾回都得低頭或起身轉頭，來掩飾自己嚥口水的動作。

「你莫非是出身什麼廚藝大家？」

「不是，翎兒只是一名孤兒，四處流浪、打點零工換取食物果腹，偏偏嘴兒饑，老是眼巴巴的看著別人吃山珍海味，」她俏皮的聳個肩，靈巧小手仍俐落的切著蔬菜，「於是，流浪時若有掙錢就淨往餐館、食堂跑，想著有那麼一天，自己有銀子了，也能有能力自己辦上一桌。」

聽來很辛酸，但她說得笑意盈盈，可見她心性開朗堅強，只是……她是孤兒？

唐翎將菜撥入沸騰的鐵鍋裡，「我娘說我這叫因禍得福，熟悉了各地料理、當地食材，現在成了料理界的百事通，可當廚神了。」

她說得萬分驕傲，那自得的模樣卻一點都不讓人討厭，一張清秀的臉龐漾出光采，相當吸引他的目光，只是，她話也說得矛盾。

他忍不住開口，「你說你是流民孤兒，卻一直提到你娘？」

她微糗的摸摸鼻子，目光卻是盯著鍋內的菜，「呃，我說的娘其實不是我親娘，我爹娘在一場水患死了，家鄉也不能住了，我才成了孤兒。」

他明白點頭。

「現在的娘，其實是我的養母，我八歲時遇到她，她見我小小年紀就有一手好手藝，就開心的把我帶回家了，」想到與養母相遇，她小臉上露出幸福的光芒，「公子知道嗎？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一人飽全家飽，有一點點胡亂學來的拳腳功夫，但也只能自保，遇上高手只有裝死的分兒，凡事都要靠自個兒。」

他蹙眉，這些滄桑沒在那雙燦亮眼眸透出半點。「你看起來很不錯。」

他並非阿諛，這些年來在朝堂上，甚至在檯面下替皇上做了不少事，看過的人不少，多得是自怨自艾、剛愎自用、貪贓枉法、好逸惡勞、老蠶作繭之人，然而像她這樣樂觀、沒有一絲埋怨的，他從沒見過。

「老天爺很眷顧我的，雖然自小到大風雨不少，但娘說我有一種善良的奴性，刻苦耐勞、知足惜福，像她家鄉的一種小蟲子，名字可逗了，叫『打不死的小強』。」

他雙眉攏緊，「天底下有這種怪名的蟲子？」

她用力點點頭，「我娘說有就一定有，她是奇女子，她走遍很多地方，看過聽過很多奇聞怪事，在想食材點子上更是無人能敵……」說著說著，她又有些不好意思，「公子話少，倒是我話說不停，這是長久以來的習慣了，我自己一人時也會一直說呢。」

「我不介意。」

她其實也不介意，他長得很好看，跟這樣的人說話很享受，尤其大多時候，他總是靜靜的聽著，可是，她還是會覺得不好意思，「呃，我這裡還得要一會兒，公子先替我拉小敬去河邊喝點水？」

他頷首，走到馬兒身邊，輕撫馬鬃，拉著牠到不遠處的河畔，馬兒低頭喝水。

他靜靜的看著馬兒，說來唐翎會照顧人，也很會照顧馬，待牠如家人，不忘帶牠吃草喝水，馬兒身上若沾泥水，還會適時為牠清洗擦拭。

這幾天，可以的話兩人一定找店家入住，她直言，「我娘說，對別人好，要對自己更好，懂得愛自己的人才有能力愛別人。」

她是一個樂觀爽朗的女子，直率好相處，與她對話中，更可以聽出她對她娘相當崇拜，說她娘的豁達，她娘的見識多廣，說有朝一日，她也想成為那樣的人。

但他不認為她做得到，就她娘所設的慈幼莊園，人數就有四、五十人，要管理這麼一大群人可非易事，唐翎年方十五，經歷的事雖多，但就如她娘所說，有著善良的奴性，個性溫和，腦袋卻不夠精明。

黑眸突然一瞇，他看著不遠處，一輛馬車停下，接著，兩名男子下車，連袂往唐翎走去，就見她笑咪咪的跟他們交談，接著—

他俊臉一沉，立即牽著馬兒走回去。

「公子回來了，呃，這兩人路過這裡要往京城去，聞香下車，想嚐嚐我的手藝，他們願意付錢，但只是一些簡單菜色，我就請他們一起吃了。」

雖然她也是這麼對待自己的，但對她的一視同仁，他莫名的就是不舒服！

兩名年輕男子見他眉目俊俏，相貌出眾，震懾於世上竟有如此俊美的男子，還帶著天生貴氣，定非等閒人物，有意結交，遂拱手道：「在下雲南盛、雲南葉兄弟，聞香下車，希望不會太過打擾。」

「相逢即是有緣，說什麼打擾，對了，我是唐翎，他是……」唐翎笑著要介紹公子，這才發現這幾天，她呱啦呱啦的說了自己許多事，但某人卻只是讓她「公子」、「公子」的叫，壓根也沒介紹過自己！

「吃飯吧，我們還得趕路。」

韓元殊冷冷的說，毫不掩飾他對這憑空冒出來的兩人不歡迎。

雲氏兄弟尷尬無比，識相的說臨時想到還有事，不好叨擾，就要上馬車，沒想到，唐翎很大方，拿了油紙包了不少菜給他們，讓他們可以在車上吃。

唐翎笑咪咪的見馬車離開後，一回頭，竟見某人全身散發著攝人寒氣，冷颼颼的看著她！

怎麼了？她只是分食給別人而已，沒有那麼嚴重吧？「公子怎麼了？」

她這一問，他突然笑了，但這抹帶著邪氣的笑容卻莫名的讓她膽戰心驚。

「妳可知我平常只有五分飽，不曾吃的盡興，今日，妳還外送？」

她一怔，怎麼可能？她都只吃剛剛好，其餘的全進了他一人的肚子。
等等，他是在向她控訴他一直沒吃飽，這一次，她還分食給他人？
「可是我不知道你從沒吃飽啊。」真是冤枉！
「妳沒問。」他答得直接。
這也是她的錯？！這可不公平。「你沒問我事情，我還不是跟你說了很多很多？還有，你怎麼都沒跟我說你姓啥叫啥？」
「妳也沒問。」他還是答得簡潔。
她瞪大了眼，這什麼怪癖？別人沒問，他就懶得說？「好，請問公子姓啥名啥？哪個地方的人？」
「韓元殊，京城人氏。」
他這麼大方的報名字，是篤定她沒聽過他的名字，京城百姓大多只知道京城裡有個「二爺」，是宣平侯的嫡二公子，更是皇上跟前的御前侍衛統領，且他這二爺很挑嘴，酷愛美食，年齡大約二十四，是個俊美無儔的美男子。
就算跟著她到唐心樓學藝，也不會有人相信位高權重的二爺會跟著唐翎這樣的一個小廚娘趴趴走，穿梭城鎮，身邊還無半個隨從。
思緒間，他已經席地而坐，開始用膳，只是，唐翎著實包了不少好料給那雲氏兄弟，他愈吃俊臉繡得愈緊，還不時以控訴的眼神瞪著也坐下來用餐的唐翎。
原本好好的一頓飯，就這麼讓人瞪著，再美味的食物吃了也會走味的。
唐翎大為光火的放下碗筷，「公—不對！韓元殊，你會不會太過分？這一路上，你吃我的、住我的、穿我的，現在還一直瞪我！」
本來嘛，就連他身上換洗衣物都是她找了一個小村落的人家湊合著買來的，因為這一路尚未進到熱鬧城鎮，根本無商店可買。
韓元殊也放下碗筷，深邃黑眸定定的凝睇著她，她莫名的心跳紊亂，頭皮發麻，然後，他冷峻開口，「不許再有下次。」
「什麼？」
「不許再將妳煮的東西分送他人。」
她難以置信的眨眨眼，這男人是不是太無賴了？！他哪有立場控訴？又怎麼能霸道的要她不許再將飯菜分送出去？「原因呢？」
「我吃不飽。」
「是我的錯？」她開始後悔救他了。
韓元殊也知道自己無理，但一他抿緊薄唇，「誰餓了脾氣會好？」
她杏眼圓睜的反問，「你還有理由？」
「想想妳娘。」他毫不客氣的拿她娘來當盟友。
唐翎一愣，再若有所思的看著他，他還真的說對了，娘只要餓了，就變得很難溝通，還說天大地大吃飯最大，「知道了，下回會確定你吃飽再送人。」
可憐的唐翎，註定要被拿著她娘當令箭的韓元殊給吃得死死了。

第 2 章

甘城，一座茶樓、酒樓、古物店、銀莊、當鋪等各式商鋪林立的城市，因坐落在祈徽山東麓，四周群山環抱，有豐富金銀礦及鐵礦，當今聖上還在此設礦局開礦，派官員負責金礦、銀礦及朱砂礦物的挖掘工作，相當繁榮。

韓元殊跟唐翎一進城後，按著地址尋找唐心樓，怎麼也沒想到，唐心樓不僅僅是一間酒樓，看起來還像是一家妓院？！

實在是這雙棟相連的兩層高樓，怎麼看都讓人有無限遐想—

第一棟樓古色古香，相較之下，連結的另一棟樓卻是雕磚粉牆、脊角高翹，樓層上還高掛著一個個造型華麗的紅燈籠，樓台上更可見粉紅紗簾隨風飛揚，兩名穿著薄紗肚兜的美人兒還探頭出來又進去。

唐翎向路人一打聽才知道，這個唐心樓分為新舊兩棟，舊棟白天雖然不見鶯鶯燕燕，就是尋常老百姓吃飯的地方，但另一棟雕梁畫棟的飛燕樓，全是上等廂房，讓一些貴族富商不管晝夜都可以有酒肉、美人相伴。

有時尋芳客多，舊棟二樓也會成為燈紅酒綠的地方，一到午夜，找美人尋歡的客人全上門，就沒有單純吃飯的客人，而且，來客龍蛇雜處，酒醉鬧事或為搶當紅花魁時，也有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事，是愈夜愈不平靜。

「這裡出入複雜，妳確定要在此習藝？」韓元殊蹙眉看著她，不由得替她擔心，或者該說，更擔心他會不會就此沒美食可吃！

「其實我娘每回要讓我進修廚藝的地方都有些奇怪，但絕對都是很安全的地方，你放心好了。」唐翎巧笑倩兮的說著。

放心？！他相信對她來說，只要她娘說的全是對的。

「韓元殊，我到我的目的地了，你要做什麼就去吧，咱們就此分道揚鑣，各自保重。」她語氣輕快，一如江湖俠女般的拱手道別。

「先進去再說。」事關他難養的胃，他怎麼可能讓她獨留在這麼複雜的地方。

在店小二的招呼下，兩人先點了幾樣菜，一桌菜色中的確有令人驚豔的部分，但令人失望的也不少，不過店內生意確實好到座無虛席。

唐翎付完帳後，直言要找坐鎮大廚。

兩鬢發白的掌櫃一臉為難，「姑娘，我家大廚脾氣不好，姑娘要是覺得菜色味道不合口味，我可以斟酌少收點菜錢。」

「掌櫃誤會了，我娘安排我來向貴店大廚傅老學藝，我叫唐翎。」

「原來就是姑娘妳啊，傅老這兩天有在問妳呢，請姑娘跟我來，但這位是？」老掌櫃語氣一頓，看向她身邊那名一進酒樓，就讓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的俊美男子，但也因為他神情冷漠，黑眸一掃，眾人就急急的低頭，吃的吃，喝的喝。

「韓元殊，你可以走了。」唐翎拍拍他的手臂。

「老掌櫃可以帶路了。」

韓元殊一出口，就有一股無形的震懾魄力，讓人不由自主的不敢不從。
老掌櫃閱人無數，馬上分辨出這對出色男女是由誰發號施令，雖然也有一肚子疑問，小姑娘學藝，難道當主子的也要跟嗎？！

唐翎都被韓元殊搞迷糊了，他怎麼不走？還是他不放心，要替她看過整個環境後才放心走人？嗯，肯定是。

見他跟老掌櫃朝後方院落走去，慢了幾拍的她連忙快步跟上前。

酒樓後方還真是庭院深深，不過，這中院及後院、甚至與新棟的妓院間並無矮牆隔開，還可見到與酒樓跑堂一樣身著黑色鑲紅邊制服的奴僕提著食盒匆匆往妓院方向去。

「傅老有交代，姑娘是繳了豐厚的學費習藝，與在廚房邊做工、邊學藝還有領月銀的雇工不同，所以，不安排姑娘做其他雜事，姑娘也能自由使用食材。」

老掌櫃邊說邊引領兩人穿過迴廊兩道拱門，這才來到後院，這裡佔地極廣，兩旁有磚造平房，正中的平房可見炊煙，飯菜香不時飄出來。

「老實說，傅老做的東西都兼顧色香味，有形有色，保持食材鮮甜、味濃不油膩，只是一」老掌櫃又看唐翎一眼，「在這裡學藝不好過，有的熬了三五年還出不了師，學一兩年還在學熬湯的多的是，雖然傅老說，妳只來學十道菜，但我好心提醒小姑娘，手腳得俐落點，傅老很凶很嚴厲，他什麼都不管，只要求把菜做好。」不是他對她沒信心，只是瞧她一張粉嫩小臉，廚房又熱又油，她待得住嗎？

在老掌櫃的碎唸聲中，三人進到廚房。

廚房極為寬敞，但室內爐灶共十多座，溫度略高，一字排開的廚子有人洗、有人切、有的炒菜，更有不少人滿頭大汗的忙碌穿梭，有的端菜，有的拿料，亂中有序，就見一名粗獷的五旬大漢雙手叉腰的站在一名年輕廚子身旁。

年輕廚子在大火前翻炒，神情緊張。

驀地，粗獷大廚怒聲咆哮，「慢吞吞的，閃一邊去！」他粗魯的搶過年輕廚子手上的勺子，大力翻炒起來，年輕廚子狼狽退到一旁，擦拭額上的汗水。

接著，那名大廚又走到另一鍋子前看了看，再往另一邊走，又咆哮道：「他奶奶的，連拿菜刀的手力都沒有，給老子到外頭劈柴，天黑再進來！」

這滿臉落腮鬍的大廚，脾氣絕對不會太好，只要他經過，不少廚子、奴僕都是一臉緊張慌亂，頻頻拭汗的更是不少。

「他就是傅老，這裡的大廚。」老掌櫃尷尬一笑，才走進這像火爐似的廚房，也以袖子擦擦額上汗水，穿過忙碌的眾人，他向傅老指指唐翎再說些話，就將唐翎跟韓元殊喚過來，介紹彼此後，他先行出去。

「唐姍姍是個女中豪傑，妳是她女兒，應該不差，過來，讓老子看看妳的能耐。」傅老咧嘴一笑，揮了揮手，除了負責前方桌食的幾名二廚外，其他人全退到一旁，讓出位置，看著這名嬌小清秀的姑娘從那怪異的大背袋裡拿出一只做工精緻的木盒，但也有不少人的目光落在靜靜站在一角的俊美男人身上。

唐翎來之前，她娘就告訴她，傅老粗俗但廚藝過人，她娘因為批評他的一道菜，兩人起了爭執，可謂不打不相識，她娘還一連吃了十天他親手做的菜，兩人成了朋友，也促成這次的學藝機緣。

唐翎知道傅老要看她的刀工，還有火候、調味的掌控，她沒有任何遲疑，師傅要看徒弟的程度，才知道如何指導。

唐翎動作熟練俐落，見長桌食材上有浸泡紅汁的豆腐，她洗淨後，刀起刀落，將看來仍完整的粉紅色豆腐放入白玉瓷碗內，煮一鍋熱湯，放入調料，再注入瓷碗，一朵紅梅在水中立現，香味飄散。

視覺震撼，香味亦勾人，在場不少人都忍不住吞嚥了口口水，但也只能眼巴巴的看著傅老上下打量後，兩三口便嚥下肚去，「好！有兩把刷子，果然如你娘說，不簡單，你這徒弟，老子收了。」傅老相當滿意。

唐翎開心一笑，但不忘問：「傅老，我娘說這裡有供住宿？」

「是啊，就在廚房旁那兩棟平房，不過，只提供給員工住，外人不得入住—」傅老直接將目光落在一直沉默觀看的俊美男子身上，唐姍姍砸了大把銀子送女兒來這裡學藝，可沒說她女兒還會帶上一個男人。

唐翎跟著看過去，一笑，「他沒有一」

「我在飛燕樓的鳳雲閣內還有一間耳房。」

唐翎話還沒說完，另一個軟軟發嗲的聲音就響起，眾人齊將目光看過去，就見一名容貌豔麗的大美人走進廚房，身後還跟了一個綠衣丫鬟。

除了韓元殊跟唐翎外，所有人都連忙喊了聲，「鳳姑娘。」

傅老則慢了兩拍，才心不甘情不願的說了句，「鳳姑娘，你走錯地方了吧。」眸裡的嘲諷明顯，顯然不在乎是否會得罪她。

李鳳芝也不在乎，一雙柔媚的鳳眼直勾勾的盯著韓元殊，欠身一禮，「公子如何稱呼？我是唐心樓的當家李鳳芝。」

「也是老鴇。」傅老嗤笑一聲，其他人可不敢吭聲。

李鳳芝也沒理會，剛剛有跑堂到她的鳳雲閣說來了一名一看就是非富即貴又英俊無比的年輕男子，她還猶豫著要不要過來？畢竟，她容貌出眾、能歌善舞，恩客裡多的是相貌堂堂的青年才俊，連皇室高官也不少，但此刻一見，她才知以往見過的都不算什麼，如這位公子般俊朗不凡的確實少見，她的心怦怦狂跳。

她柔媚一笑，「鳳芝一看公子就知公子非泛泛之輩，不管是廚房，還是後院讓家僕所住的平房都與公子身分不搭，若不介意，鳳芝現在就為公子帶路。」

「不必，我是唐翎的護衛，跟著她住即可。」韓元殊馬上拒絕。

唐翎詫異的看著他，啥時他成了她的護衛？！

她正要開口時，卻聽見他的聲音。

「那女人一看就不是善類！」

她怔怔的看著韓元殊，怪了，他嘴巴只些微開合，離她也有兩步距離，可怎麼他的聲音卻像在她耳畔？其他人又好像沒聽見？

韓元殊這一席話是用內力傳送，音聚一線，只有她能聽見。

李鳳芝忍住心中的不悅，微笑的打量他們，「你們不會是夫妻吧？」

「當然不是。」唐翎急急否認，再看韓元殊一眼，他那雙深邃黑眸也無波動。

「那就安排相鄰的兩間房吧。」傅老直接指定一名學徒帶兩人出去，唐翎還有些發愣，倒是韓元殊主動抓起唐翎的大背袋，再扣住她的手腕就離開廚房。

「鳳姑娘請吧，這裡是廚房，不是鳳姑娘顛鸞倒鳳的閨房。」傅老沒好氣的下起逐客令。

李鳳芝臉色一變，「傅老別忘了，我才是這裡的主子。」

他冷笑一聲，「鳳姑娘也別忘了，老子要是不願意留在這裡當大廚，妳也只剩皮肉錢可以賺。」

「你！」她氣呼呼的轉身步出廚房，小丫鬟也急忙跟上。

沒錯，她只是唐心樓的掛名主子，真正當家另有其人，還對傅老的廚藝相當激賞，直言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就是不能讓他走人，這也是她無法對他頤指氣使的主因，就連他偶爾收留一些窮苦人家子弟當學徒還給月銀，她也不能說話，這次更過分，收了上百兩教十道菜，銀子卻是入了傅老的口袋，而上面的人知道了，也只是一句「無妨」，她就不懂，為何對傅老如此放任？！

不過，那名貴公子可真是讓人一見心都癢了，但不急，初來乍到，總有機會讓他成為她的入幕之賓，至少，得讓他貢獻一些金子才能走人。

在離開後院前，李鳳芝再看了一眼離廚房不遠的磚造平房，這才朝自己的鳳雲閣走去。

韓元殊與唐翎的房間就一牆之隔，室內一樣簡單，一張木製床，一只衣櫃，一桌二椅，還算窗明几淨。

唐翎向帶他們來的學徒道謝，待他走了，她就忍不住的問在椅子坐下的韓元殊，「你幹麼留下來？你不會賴定我了吧？我知道你沒銀子，但你這樣不行—」

「妳放心，不會再讓妳出銀子。」

「你這樣說，又顯得我無情，我不是怕出銀子，只是……那個李鳳芝跟傅老也很奇怪，是不想多問，還是懶得問？你怎麼看都不像我的護衛，我像你的丫鬟還多一些。」她也坐下來，不是她自貶，而是這一路上，即使他身上衣著也很平庸，但在外人眼裡，他就是多了股貴氣。

「我以為妳笨，沒想到，還有自知之明。」他說。

「你說我笨？！你信不信我不煮東西給你吃！」她想也沒想的就瞪著他道。

「行，那我就去跟妳娘說，妳不懂得知恩圖報。」

她沒好氣的指著他反駁，「是我救了你，是你要知恩圖報吧！」

「一路上都是我策馬護著妳，這會兒妳來到出入複雜的妓院學廚藝，我還紓尊降貴的陪妳入住，直至妳習藝結束，妳說誰的恩惠較大？」他冷冷強辯。

紓尊降貴？她怔怔的看著他，「你真是什麼貴族嗎？」

重點是這個？她真是蠢，直率的曝露她離聰敏有多遙遠，他抿抿唇，「妳救了我，不就是在我餓昏時給了一頓飯？恩情孰大孰小，很難比較嗎？」

「欸？」她傻愣愣的看著他，「好像你的比較大，那一是我錯了。」

還真是單純！他忍著笑意，表面仍是冷颼颼的神色，「明白就好，我餓了。」

「我馬上去煮。」

她聽命起身，但走了幾步，又停下腳步，回頭看他，就見他一手支著下頸，揚眉看著她。

她柳眉一擰，怎麼好像哪裡怪怪的？但他說的也都沒錯……

直至乖乖的煮了一碗麵送到房間給韓元殊吃，唐翎都想不清楚，他為何要護她周全、又為何要成就她的習藝之夢？這些事，又干他何事？！

這一日午後，唐翎看著小敬也被安排在潔淨的馬廄後，就一頭鑽進廚房當學生，韓元殊則離開唐心樓，左彎右拐的來到一家靜巷內的錢莊，拿出一面令牌交給櫃檯一名魁梧威猛的中年男子，就見該名男子臉色一變，示意另一邊的夥計看顧櫃檯後，即向韓元殊道：「客官請跟我來。」

韓元殊跟著該名男子走到後方一間廂房後，門一關上，該名男子就立即單膝跪地，「屬下袁鷹參見二爺，袁鷹身為暗衛卻不識二爺，自請處分。」

「起來吧，暗衛在各地分所近萬人，京城的暗衛若不識爺是該嚴懲，但甘城爺也只在幾年前來過，你要識得，爺反而要質疑你的身分，」韓元殊見他起身後，才又道：「杜鐵已囚至天牢？」

「是！只是二爺音訊全無，皇上已下令命各地暗衛尋二爺，不得有誤。」

韓元殊點點頭，先將一封事先寫好的信交給袁鷹，要他派人將信送交給皇上，他再另外做了一些相關指示後，袁鷹立即退出廂房，隨即，又有人備來上等好茶，再退了出去。

韓元殊輕鬆喝茶，一刻鐘後，袁鷹再度進房，單膝跪下稟報，「二爺的交代都已辦妥。」他說完隨即起身，將兩袋銀兩及一疊銀票恭敬的放到桌上。

韓元殊將銀兩及銀票收好，起身就走。

「二爺，袁鷹願意貼身侍候。」

「不必，爺有需要自會尋來。」

韓元殊回到唐心樓，不一會兒，就有綢緞鋪子送來衣服、鞋襪，接著，還有一些茶具、日用品，七、八人進進出出，就連床鋪也添上軟墊，被褥、枕頭全然換新。

一間寒酸臥房，頓時變得清雅高貴，至於唐翎的房間，唯一的變化只有床鋪，柔軟舒適，當唐翎在聽到跑堂衝進廚房對她說了一大串話後，她是急急請人看著她爐火上的湯品，三步併作兩步的衝回房間一看，頓時目瞪口呆，「這是一—」

她一手撫著額頭，再看看穿著也已不同的韓元殊，他一身繡工精緻的圓領藍袍，丰神俊朗，貴氣逼人，「你到底在幹什麼？」

「休養生息。」

「可是一—你—這些全要錢吧？」不是她捨不得付錢，而是，錢要花在刀口上。

「付了！妳只要放心的習藝、負責我的三餐。」他將幾張銀票放到她手上，「多的就算謝謝妳這一路上的照應。」

唐翎完全說不出話來，他一共給了三百兩啊，他哪來的錢？是這裡有朋友，向人借的？但既然有認識的人，出手如此闊綽，又何必跟她窩在這裡？！

但不管她怎麼問，韓元殊只是四兩撥千斤的答，「好好做妳想做的、該做的事就好。」

唐翎忍不住又問了許多問題，但韓元殊氣定神閒的泡茶喝茶，就是沒打算回答，她只好去做自己該做的事。

至於其他一樣住在磚造平房，隔成二十間房的奴僕學徒們，沒人敢多話，有錢的才是大爺，何況也不知是誰傳出來的，大夥都知道，傅老教唐翎十道菜要價一百兩，所以，不管是一眼就看出貴氣不凡的韓元殊，或是來學藝的唐翎，都與他們不是同類人。

好在，唐翎親切爽朗，也沒有千金大小姐的架子，但是，廚子奴僕們大多不敢跟她說話，主要問題還是出在韓元殊身上，他相貌俊美但冷酷寡言，有些本想裝熟與之交談的在碰一鼻子灰後，識相的不再接近兩人。

不過，眾人在發現他並不會到廚房盯著唐翎與傅老習藝，只是偶爾在窗外看唐翎一會兒就離開後，眾人的焦點又落在唐翎身上，也開始與她閒話家常，問的大多是韓元殊是誰？又是她的誰？他看來非等閒之輩，怎麼有空陪著她學藝？

畢竟，韓元殊雖自稱是唐翎的侍衛，可沒人相信，有趣的是，他平時會外出，但用餐時間絕對會回來，在這兒，他除了唐翎，幾乎不與人往來。

其實，眾人對韓元殊好奇，唐翎也感好奇，只是幾日下來的經驗告訴她，韓元殊不回答時，她問再多也得不到回應。

唐心樓與她過往學藝的酒樓倒是差異很大，傅老雖然很凶卻也不難相處，上工時要求眾人絕對的專注，但外頭用餐客人少了，幾名廚子或跑堂嘰嘰喳喳的向她問問題，傅老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不吼人。

只是，這些問題她一點也不想聊，她是來學藝，不是來長舌的，何況，在外學藝多年，她也清楚，話愈多的人愈學不好。

皇宮暖閣內，龍眉鳳目的皇帝正低頭詳閱一封由暗衛送來的信。

年近五十的皇上閱畢後，搖搖頭，啼笑皆非的道：「虧朕寢食難安，還把你們從南方急召回來說為了找他，他倒好，不回來，還寫了封告假的信。」

皇帝右前方站著兩名年輕男子，胡煜虎背熊腰，胡杰斯斯文文，雖然氣質不同，但能文能武，是一對親兄弟，也是胡親王的嫡子，與韓元殊同拜一師習武，同為皇上看重，三人感情極好。

在皇帝示意下，兄弟上前接信，頭靠著頭，一起閱讀信中內容。

信是摯友韓元殊所寫，信中言明除了相信暗衛已將杜鐵安全押解進京外，也提及一路上的劫囚事件，可見杜鐵的生死，讓某些人很緊張，杜鐵身為重要人證，希望皇上派人好好嚴刑拷問，朝堂裡絕對還有幕後黑手，這些人才是南楚王朝真正惡瘤，當除之而後快，也不枉他這段日子為明君效命的辛苦，另外，燒毀棧道劫囚的黑衣人袖上皆綁著特殊的金黃色絲帶，也可以此為線索，再行調查。

信封裡果真還有一條染血的黃絲帶，只不過，當兩人看到韓元殊無法返京的原因時，差點忍俊不住的笑了出來，也頓時明白剛剛皇上閱信時，表情為何有些哭笑不得。

韓元殊自述慘遭馬賊洗劫財物，所幸遇一好心廚娘，所烹煮之物甚為順口，便與其同行，相信皇上會體諒他自己返京會餓死，又云既然差事已完成，皇上憐其辛勞，再多等些時日就能看到頭好壯壯的他，皇上聖明，定不介意……

韓元殊善六韜三略，武功高強，是御前帶刀侍衛，身居統領要職，必要時得夜宿禁宮，偶爾皇上夜召大臣進宮，商議國家大事，他也得留守，但這幾年天下太平，百姓豐衣足食，若非杜鐵貪婪、勾結外族，在他們兄弟眼中，除了嘴刁難養外，好友根本過得閒適自得，竟然還開口請長假？

「杜鐵已押在刑部大牢，但他口風極緊，你們既已回京，就接手盤問，黃絲帶也由你們去查吧。」皇上看著這對兄弟道。

「臣遵旨。」兩人很哀怨啊，但君命如山，他們不敢抗旨。

只是，皇上未免太偏心，韓元殊放長假，可能一至三個月，而他們馬不停蹄趕回京，還得審犯人、查線索？！

皇上聖明，哪看不出來兩個年輕臣子有小小哀怨，但滿朝文武，他對韓元殊確實是特別的喜愛與寬待，畢竟韓元殊從十七歲起，就替他處理一些見不得光的醜陋事，而朝中少不了一些想巴結韓元殊的人，但他用時間來證明他對他這個皇上的忠誠，對財富、美女甚至權勢皆不屑一顧，獨愛美食，對美食近乎倔強的執念，連他這皇上都甘拜下風。

看來這個能讓韓元殊停留的廚娘，手藝絕對不同凡響。

皇上私下也是吃貨一枚，不由得對這個廚娘也好奇起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韓元殊顯然是個很懂得享受的男人，他天天帶著小敬在外策馬奔馳，遊手好閒，三餐倒是不忘回來吃，偶爾還得應付突然出現在他房間的半裸妓女。

唐翎則天天努力練習，廚房裡極熱，她總是練習到汗流浹背，不時以布巾、袖子擦拭額上的汗水，但她卻沒感過一聲苦。

唐心樓的白天與夜晚截然不同，白日時如尋常客棧，帳房、跑堂、廚房忙忙碌碌；華燈初上，就成了絲竹繚繞、一片紙醉金迷的聲色景象，李鳳芝嬌滴滴的帶了一群體態婀娜、半露酥胸的女子送往迎來，除了多名護衛站崗，不讓來客藉酒意胡鬧外，多名丫鬟、小廝仍穿梭在各層樓的房間，送吃送喝，廚房裡仍是忙得不可開交。

只是，負責料理的不再是傅老，這時的客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就讓其他廚子去忙。

唐心樓原名叫魏家樓，是甘城的老餐館，創辦人魏燕是皇宮御廚退下來的，擅長各種宮廷筵席，一開始就有慕名而來的大批食客，歷經四代，人丁一代代凋零，能料理傳統菜餚的老師傅寥寥無幾，雖有學徒不少，但都無法學到精髓，如今也只有年已五旬的傅老可以呈現原味，入夜後，唐心樓雖添了粉味，也是他傳授功夫的時間。

「做這道功夫菜要有腦袋，像畫畫似的……」

廚房裡的長桌上，圓形的白玉瓷盤盛裝著以各種熟成肉片排成的花朵後，再以烹調好的野蔬排成一幅山水春景圖，令人驚豔，光看都讓人捨不得吃了，但傅老要每人試試，這一吃，個個意猶未盡，頻頻動筷，吃完後，傅老要每個人試做一小盤，成果不一，天賦及練習都是主因。

這邊的老中青學生在學這一道菜，在廚房的另一角落，唐翎獨自在一張長桌上揉粉，再以蔬菜搗汁後，加入粉中又揉又擀，即使她手勁已不小，仍擀得滿身大汗，但傅老過來看了看，還是沒達到他的標準，嫌棄的將麵皮扔回桌上。

「完成時間太長，皮薄厚不均，不及格。」

唐翎光練這份活兒就已練十天，甭說她練到渾身快沒力，因為低頭幹活，脖子痠疼，腰桿是彎著也疼，直起也疼，事實上，她全身沒有一處是不疼的。

但傅老要求她擀的麵皮要到薄透，片片都得同重同薄，這靠的是手感，不得倚賴秤子，她也只能咬牙一練再練。

反之，韓元殊日子過得悠閒，看著她天天在晨雞一鳴，就頻打哈欠的到廚房裡揉擀麵糰到三更半夜，三餐她自己吃的隨意，但弄給他吃的雖然家常，倒很入他的口，奴性堅強的她不曾抱怨為何她得替他張羅三餐，收下的三百兩銀，她只留一張百兩銀票，說「你給太多了，另外，我交五十兩給傅老，總是多了你一人吃住」。

她很特別，有時還會認真的問：「韓元殊，你有特別想吃的嗎？」

「妳煮什麼我就吃什麼。」

她送給他一個大白眼，「你哪那麼好養？你嘴刁得像我娘，我總得想著變花樣，就怕你不肯吃浪費食物呢。」

有時候，他會想，幸好她娘對美食的要求如他，也慶幸唐翎的生命裡有那樣的娘，所以，他得以坐享其成，毫無阻礙的享受唐翎的廚藝。

只是，此刻，他就站在廚房外一隅，這個角度可以清楚的看到唐翎在燈火通明的廚房內，一再重複揉麵糰，她睏到幾度打盹，但仍不放棄，索性拉了把高椅坐下，雙手仍在桌面上搓搓揉揉，但眼皮沉重、頭也重重，就見她先是歪歪斜斜的猛打盹，最後一張臉兒緩緩傾斜趴桌，最後還是貼靠在白麵粉上睡著了。

這間廚房佔地大，出入口也有四個，韓元殊走進去，其他人只是看他一眼，就連忙做自己的事，這幾日，韓元殊皆是如此，有時催著睏極的唐翎去睡，有時，見她睡著了，便抱她回房，大家早已見怪不怪，對唐翎說他們只是朋友一說完全不信。

韓元殊走到長桌前，看著唐翎呼呼大睡，一小團麵糰就壓在她臉頰下，鼻尖也有麵粉，真是不忍卒睹！

他蹙眉將她打橫抱起，步出廚房後，回到她的房間，將她抱回柔軟的床榻上，替她蓋上被子，熟睡中的她連動都沒動，紅潤的唇開開的，吐出徐緩均勻的呼吸聲，那張沾了粉的臉格外可愛。

他擰濕布巾，輕輕擦拭她的臉，這動作驚醒了她，她坐起身，瞪大眼睛一看，「我回房間了？我肚子有點兒餓……」她喃喃低語，眼睛又要閉上。

「我去替妳拿碗麵—」話一出口，連他自己都愣住，但此時已三更天，她又一直打盹，他去幫她拿碗麵也只是舉手之勞。

他凝睇著她閤著眼身子搖搖晃晃的，索性讓她躺臥床上，他再步出房間，回到廚房，找到正大聲吼人的傅老，「翎兒餓了。」

傅老覲他一眼，沒說什麼，走到另一個爐灶前，俐落的下了一碗麵給他後，才說：「那丫頭若不是你的誰？你就沒資格要她替你弄三餐，睡的時間都不夠，還把你當她娘侍候，老子看不過去。」

韓元殊沉默的看他一眼，端了麵，轉身就走。

在將熱騰騰的湯麵端回唐翎的房間後，不意外的，唐翎早已呼呼大睡。

他在床邊坐下，「醒醒！」

她睡眼惺忪的坐起身來，他替她拿著湯碗，將筷子放到她手上，「吃吧。」

「嗯，可是我眼睛張不開，我的手好像也不是我的……」她不是撒嬌，也不懂撒嬌，是她的眼皮真的黏著打不開，手也痠痛不已。

學習一向辛苦，他學武如此，她學藝也是如此，尤其這幾日，她似乎在學習上受挫，反而沒有一開始做得好，這讓她沮喪卻沒有放棄，而是一再的咬牙練習，他不得不承認，她認真的神態很美好，讓他半夜不睡的站在廚房外看她練習。

此刻，見她累到眼皮都閤上，連吃飯都沒力，手痠疼到連筷子都拿不穩——

「罷了。」他索性拿過她手上的筷子撈起麵條吹了吹後，傾身餵她，「吃吧。」侍候女人，可是生平頭一遭，但他願意這麼做，只是因為他需要她的廚藝，如此而已。

她眨眨眼極的眼眸，眼皮只撐開一條線，嘴一張就吃，細細咀嚼，一臉滿足，「謝謝你，韓元殊，我的手真的是又痠又麻呢。」傅老是可怕的嚴師，操她操得很無良，天知道她已經非常努力了。

「好好學，學好了，別忘了煮一頓來報恩。」

「一定。」她又打了一個大呵欠。

很蠢！但蠢得好可愛，他心裡好笑，但表情一樣冷。

她吃一口，閉眼咀嚼，真沒想到有人陪著學藝的感覺這麼好，雖然他一張俊臉仍是冷冰冰的，但一口一口的被他餵著吃麵，感覺挺幸福的，當然，她知道他難得展現的體貼只是覬覦她的廚藝，但感覺真的不壞。

她有沒有吃完麵，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應該又不小心睡著了，然後，又讓韓元殊叫醒，「醒醒，妳身上很臭，洗完澡再睡。」

她睜開星眸，看著房間的屏風後方，已經備好洗澡水，「你送來的？謝謝。」語畢，她眼一閉，身子又緩緩的倒回床上，將頭埋在柔軟的被窩裡。

「唐翎，洗完再睡。」他真不知自己哪來的耐心哄她，他再次將她拉坐起來。

「好……」她下床，卻還是半閤著眼睛，神遊似的走到浴桶旁，坐下後，靠著浴桶又睡了。

他怎麼會沒有資格要她替他張羅三餐？這幾日，他讓袁鷹找個女暗衛守在唐心樓暗處，就是來侍候她的！

他頭疼的走到窗前，吹了一聲口哨，一名女暗衛無聲無息的現身。

「二爺。」

他回頭看了一眼靠坐在浴桶旁熟睡的唐翎，「點她睡穴，別讓她醒來嚇到。」語畢，他即步出房間，帶上門後，回到一牆之隔的房間。

不久，門外傳來聲音，「二爺，唐姑娘已沐浴好並在床上安睡。」

「嗯。」

女暗衛隨即安靜的沒入黑暗中。

韓元殊吐了一口長氣，要是皇上知道他把萬中選一的暗衛當丫鬟使喚，會不會吐血？但男女有別，他總不能讓唐翎髒兮兮的滿身臭汗入睡，要知道一個不愛乾淨的廚師做出的佳餚再美味也難以入口。

第 3 章

刺眼的陽光照在唐翎的臉上，天亮了？！

她倏地彈坐起身，低頭看著自己身上的內衫，再看著屏風後方冷掉的洗澡水，她揉揉眼睛，這幾日真的太累了，她怎麼記不起自己有進到浴桶洗澡？

她下床梳洗，穿妥衣服後，正準備去替韓元殊備早膳，才發現桌上竟然有張紙條，她拿起一看，一字字唸著，「這幾天不必替我準備三餐，我會外出。」

叩叩叩—

敲門聲陡起，門隨即拉開，站在門外的竟然是一襲翠綠衣裙的李鳳芝。

「唐姑娘，妳知道韓公子去哪兒嗎？他不在房裡。」她巧笑倩兮的問，身後的丫鬟手上還端著湯盅。

「他要出去幾天。」她直覺的吸氣聞香，那盅湯香氣濃郁，好像是雞湯。

李鳳芝輕咬下唇，媚眼如絲的她僅僅淡掃娥眉，卻仍美得令人驚豔，「好吧，」她轉身就走，但停頓一步，又回頭道：「唐姑娘與韓公子真的沒有任何關係？」

這問題，好多人問過唐翎，尤其是那些作風大膽的鴛鴦燕燕，「我們是朋友。」

她勾起嘴角一笑，「明白了。」

唐翎看著她妖妖嬈嬈的轉身走人，卻不知她明白了什麼？只是，俊美如神祇的韓元殊就像一塊上等肉品，這些美人都搶著吃，但好在，韓元殊一點也不想大享豔福，冷眼嚇人……老實說，她很開心，卻又不知道自己在開心什麼？

不要想了，趕快學好十道菜，她才能回慈幼莊園，做菜給娘吃，還有，嘴刁的韓元殊一定也會想吃的……

想到他一口一口餵她吃麵，她的心好像怦怦跳快了些，她連忙搖搖頭，快步往廚房走去。

接下來幾天，唐翎心無旁騖的不斷練習，終於，揉擀的麵皮過關、內餡的調味也不成問題，兩天後，就正式製作。

把包好的餃子放進蒸籠蒸熟，片刻後，一籠一籠的擺放長桌，翡翠色、粉櫻色、粉紫色、金黃色的餃子一顆顆的像珠寶般晶瑩剔透，美得教人都捨不得入口。

傅老在眾人頻嚥口水的注視下嚐鮮，「皮薄彈牙、內餡鮮甜，小小年紀，本事真不小，妳娘要我教妳這娃兒十道菜，第一道老子就找最難的，還以為妳得花個兩、三個月才能學會，現下看來妳大有可為，老子低估妳了，哈哈哈……」

傅老脾氣古怪，難得讚美人。

但此等讚美，也讓一些同在習藝的廚子學徒眼紅，傅老從不吝收徒，有錢的付學費跟食材費，沒錢的，幹活兒來抵，他教得大方從不藏私。

只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偌大廚房裡，多的是學了一年半載卻連熬個雞湯都做不來，埋怨自己沒天賦的更多。

然而，唐翎像開竅似的，一天天的愈學愈快。

「老母雞斬後汆燙，再加上瘦肉，去油的火腿，一起放入冷水鍋，以大火煮沸，最後以中火熬四個時辰。」

傅老如往常的教，但唐翎才試四回，就能端出一鍋色澤金黃卻又清澈可見的熱騰騰湯品。

傅老見此湯看來清澈，喝起來卻是味濃香厚，與自己親手熬煮的毫不遜色，「這道湯，老子當年可整整學了半年，果然，妳就像妳娘說的，有底子，不同凡響啊。」

她很開心，看來更是神采奕奕，想也沒想的就衝出廚房，要跟韓元殊分享她的喜悅。

「啊—他還沒回來呢！」他若回來，一定會來找她討吃的……只是她才緩下腳步，卻看到韓元殊的房間透著明亮的燈光，她嘴角一揚，快步奔向前，興高采烈的打開房門，「你回來了，韓元殊。」她看到他時，開心得一雙澄淨眸子熠熠發亮。

「難得！我以為妳又要三更半夜才回房。」韓元殊從椅子上起身，指著桌上的兩只小小青色瓷瓶，「這是我差人買來的藥膏，塗上去，肌肉痠疼就去了大半，一夜過後，就無痠痛感。」這是他要暗衛進宮向太醫要來的，是皇室使用的鎮痛玉膏，價值不菲。

「這麼神奇？其實我娘也給我不少這類藥膏，但這回出來，我忘了帶。」她拿起打開，聞了一下味道，「好清香的味兒。」她塗了一些在握刀的手腕上，馬上感受到涼意，她眼睛更亮了，「好舒服，謝謝，這算是過意不去而送來謝我的禮物嗎？因為我天天準備你的膳食。」

他眉頭一蹙，是過意不去嗎？不對，只是怕她手瘦煮出來的食物也差了些，沒錯！就是如此。他淡淡地道：「東西妳拿了也塗了，我餓了。」

「好，我馬上去廚房。」

她興高采烈的轉身出了房間，臉上笑容沒消失過。

這段日子下來，她已習慣看到他，但這幾天她從廚房回到房裡，見隔壁的房間黑漆漆的，她胸口都悶悶的，還開始胡思亂想，想他會不會就此離開？她只知道他是京城人氏，可京城並不小……但他回來了！回來了！

他看著她飛也似的快樂背影，嘴角不自覺的上揚。

那一天，看著她疲累熟睡，莫名的憐惜在他心裡悄悄萌芽，他知道他一定哪根筋出問題，才會逼自己離開唐心樓幾天，讓她不必為他準備三餐，在心底，他就是不喜歡她這麼累……

只是，人在外頭，卻又將她的事放在心上，多了牽絆，就怕她不小心弄傷自己，或是寧願睡也不吃，或是在浴桶裡睡整晚……

他想著念著，倒沒想到看到她見到自己如此喜形於色，他莫名的也感到快樂。

「韓元殊嘴巴很刁啊，這幾日在外肯定沒吃飽，我得多煮些……」

唐翎腳步輕快的往廚房走去，腦海想的是她要煮道細嫩清蒸的白魚、醃泡醉蝦……想過一道又一道菜餚，不知怎的，她的一顆心就像泡在糖水裡甜滋滋的。

只是，回到廚房做菜，她想做幾道賞心悅目的好菜卻不順利—

「這個爐灶我要用。」

「抱歉，這條魚是我的，客人已經點了。」

「這水我要用，妳自己去打水吧。」

她走到哪裡、要用什麼，都有人阻擋，低聲的要讓她移開或不能使用食材。

其實，韓元殊不在的這陣子，她莫名的遭到排擠，這幾日讓傅老讚美，她感受更深。這樣的情況在她學藝生涯中已經發生多回了，因為，她總是比別人努力，也比別人早一步看到學藝成果，所以，有人嫉妒、冷嘲熱諷，甚至處處找碴，但她都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勤勞點，多跑幾趟，或是另找地方練習，一切總會過去的。

傅老將廚子學徒夥計的小動作看在眼裡，卻沒吭聲，皇帝老子有後宮三千爭寵，廚房裡也有爭功證過，恃強凌弱的戲碼，學藝也得學人際相處，弱肉強食，誰來哭訴抱大腿都不干他的事兒。

傅老繼續扭腰教著另一名學徒，不久，就聽他怒吼一句，「油溫都沒控制好，手要這麼翻炒……」

月光下，唐翎提著三層雕花漆盒踏進韓元殊的房裡，將三菜一湯，連同晶瑩的白米飯一一擺上桌。

「可以吃了。」她一抬頭，就發現韓元殊直勾勾的看著她，「怎麼了？」

他蹙眉，她以為他眼瞎，沒看到她左手兩根手指都裹著紗布嗎？！

她一見他的黑眸掃向她的手指，笑了笑，「沒事，只是不小心切到手。」

「以你的工夫，閉著眼也切不到手。」他冷冷的瞪著她，說的很肯定。

「真的是不小心啦。」她很認真的說著，但在那雙凌厲黑眸定視下，她愈來愈心虛，不自覺的退後、再退後，將左手藏到身後。

沒想到，他竟起身走近她，粗魯的將她的手拉到他身前，迅速的扯下紗布。

她痛呼一聲，「痛。」她齜牙咧嘴的想收回手，但他扣著手腕不放。

這一看，黑眸倏地一瞇，兩指上有一道血口，該是同一刀，雖然已經沒在流血，但仍看得出切得頗深。「不小心？！」

語氣裡的冷峻令她的心「咚」地漏跳一拍，她慌亂解釋，「呃—有人不小心跌了一下，撞了我一下，我正在切—幹什麼？幹什麼？去哪裡？」

這可是天天要做好料給他吃的一雙巧手，竟然有人膽敢傷害？！

韓元殊胸口冒火，自豪的冷靜徹底崩潰，一言不發的拉著她就往廚房走，遇到的人不由自主的讓路，因為那張俊顏上有著清楚可見的殺意，好不嚇人。

韓元殊一陣颶風似的拖著唐翎踏進廚房門檻後，怒聲開口，「是誰傷到她？」

他那雙狠戾冷眸，還有全身散發出來的威勢讓空氣變得凝滯，每個人莫名的感到背脊發寒，心驚肉跳。

除了傅老，彷彿泰山崩於前，也不干他的事兒，仍繼續用力翻炒他的菜。

韓元殊凌厲的黑眸一一掃過每一張臉孔，只要他的目光一過，每個人都嚇得臉色發白，直到他的眼神掃到一名恨不得能藏身在他人身後的中年男子，男子一臉害怕，全身簌簌發抖。

韓元殊記得他，當唐翎重複揉擀麵糰時，他總給她一個嘲弄的眼神。

瞬間，他身形如鬼魅般迅速欺近，其他人尚未反應過來，一聲慘叫已起，「啊—我的手！」

孫彰哀號著跌坐地上，恐懼的看著左手兩根指頭已被齊齊切斷，鮮血直流。

眾人也嚇傻了，沒人看到韓元殊何時拿到刀，又是何時欺近孫彰身邊，切了他的手指。

「天啊，快止血！」還是唐翎先反應過來，她急急的跑到一個木櫃前要拿藥箱，但她伸出的手突然被人扣住，她回頭一看，就見韓元殊冷冷的站在她身後。

她急著要甩開他的手，「放手！你怎能傷了孫叔的手，手可是廚師的生命啊！」

「他傷害你時，可有這麼想？」他嚴峻反問，手也不願意放。

她頓時語塞。

另一名廚子已經拿了藥箱過去替孫彰處理傷口，孫彰頭垂得低低的，嗚嗚的哭著，是傷口太痛，也是沒臉見人，他的確是故意跌一跤害唐翎切傷自己的。

「要是誰敢再傷害翎兒，我定當加倍—不，百倍奉還！」韓元殊話語裡的血腥之意，讓每個人都嚇呆了，包括怔住的唐翎。

只有傅老還在往熱鍋裡豪氣的灑鹽巴，最後再將一把青白蔥花往鍋裡送，起鍋！

韓元殊早已經拉著唐翎的手走出廚房，回到她的房間，就見她特別的安靜，「你嚇到了？」

她直覺的搖頭否認，卻莫名的熱淚盈眶。

「你快哭了。」他口氣極差，也不知道自己在氣什麼，而且，這股氣還是往自己身上燒的！他做錯了嗎？她為什麼要哭？

唐翎眼眶熱熱，鼻頭酸酸澀澀，喉頭更像是被什麼梗住—

她不是被他的以暴制暴嚇到哭，而是，從來沒有人這麼護衛著她，即使是她娘，也只叮嚀她，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出外習藝，她總是一個人，會遇到好人，也會遇上一些合不來的人，在背後嘲諷、中傷排擠，甚至做出一些害她受傷的事，但不管酸甜苦辣，她都得獨自品嚐，哭完了再將淚擦乾，繼續堅強的苦練廚藝……

她吸了吸鼻子，將眼淚逼回眼底，雖然感動於他的護衛，但小臉上難得的浮現肅色，「請你別再做剛剛的事，太殘忍了，我更不想要有人因我受傷。」

「取決於你，你沒受傷就不會有人受傷！」他俊臉上盡是陰霾，頓一下，還是忍不住又道：「你做事得瞻前顧後，免得又被暗算！」

「那不就分神了？！做什麼事都應該全神貫注、盡心盡力，不然，別人何必給你機會？」她想也沒想的就反駁。

他劍眉擰起，沒好氣的瞪著她。

她尷尬的咬著下唇，吞吞吐吐的說：「我、我知道你是關心我—」

「並沒有，我只是擔心你手受傷，我就得餓肚子。」他粗魯的打斷她的話，轉身往房門口走去，「我回房吃東西。」

「欸—」她一呆，看著他跨出門檻的背影，好無言。

她感動得正要涕泗縱橫了，怎麼一大盆冰水就往她頭上淋下來？！

房內，桌上燭火隨著夜風搖曳，韓元殊坐在桌前，心情欠佳。

也許是唐翎替他備的飯菜涼了，也許是想到她為烹煮這幾道菜而受傷，他嚥起來並不可口，吃不了多少，就全丟回漆盒內。

敲門聲陡起，接著，門咿呀打開，就見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李鳳芝，她不請自入，身後還有兩名丫鬟提了雕花漆盒進房，伸手就要將酒菜擺到桌上。

「慢。」韓元殊冷聲制止。

李鳳芝朝他燦爛一笑，「聽說公子今夜動怒，鳳芝身為唐心樓的當家，特別備了酒菜向公子賠罪。」

「動怒一事與你無關，出去！」

即使韓元殊一臉冷峻不領情，李鳳芝仍是步步生蓮的笑著走到他身邊，柔嫩的手搭上他的肩，「那麼奴家擅長按摩，可以替—」

「不必了。」他濃眉突然一擰，他聽到門外傳來極輕的腳步聲，但也隨即聽到女暗衛傳音。

「稟告二爺，唐姑娘在爺的房外作勢偷聽，屬下已點了唐姑娘的睡穴，抱她回房。」

「嗯。」他同樣內力傳音回道，之後看著李鳳芝說：「還不走？」

一再被攆，李鳳芝臉上的笑容幾乎撐不住，但瞧瞧這屋裡的被褥枕套、韓元殊身上的綢緞袍服，可全出自以精緻繡工出名，綾羅綢緞都昂貴無比的雲繡坊，再加上這段日子，她向多名身分尊貴的恩客探問下，她幾乎可以確定眼前俊美非凡的男子就是京城內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人稱「二爺」的御前侍衛統領韓元殊。

李鳳芝一揮手，要兩名丫鬟提起漆盒退出去，一待房門關上，她俏生生的跪下，「鳳芝不知大人微服到訪，讓大人屈就寒酸破房，請統領大人恕罪。」

韓元殊臉上浮現森冷笑容，「統領大人？」

「是，還是大人希望鳳芝喊聲『二爺』？」她抬頭，笑得更甜。

他一挑濃眉，「二爺？」

她溫溫柔柔的說著，「鳳芝認罪！因大人看來就是人中之龍，鳳芝遂斗膽問了常到飛燕樓尋歡的幾名大人，這些大人聽到二爺的名字，就說出二爺的身分。」像是想到什麼？她連忙解釋，「二爺請放心，眾位大人好奇鳳芝為何知道二爺名字，鳳芝僅答曾聽某位來客提及，絕無向眾位大人說出二爺就在唐心樓一事。」

韓元殊定視著她，嘴角勾起一抹嘲弄，「可笑！世上同名者不知凡幾，你以此認定爺就是名聞遐邇的京城二爺？」

「不止，還有爺的容貌，外界傳言如玉雕神祇，」她粉臉微紅，「另外，眾所周知二爺對美食的要求極高，鳳芝亦斗膽猜測二爺就是看中唐姑娘的手藝，才屈身於此。」

「是嗎？若爺真是大名鼎鼎的京城二爺，要命唐翎進京為爺烹煮三餐，唐翎焉能不從？爺又何必屈就此地？」韓元殊見她神情略顯遲疑，冷冷再道：「再說，二爺乃御前侍衛統領，專責護衛皇上與皇宮安全，皇上又怎會允許一名要臣無所事事的窩居此地？」

她一愣，難道真的只是同名同姓？！她輕咬下唇，他要真是二爺，在這裡白吃白喝，她也不敢吭上一聲—想想，他要真是二爺，又有什麼理由不用二爺這塊響噹噹的招牌？！

但就算他不是二爺，瞧他俊美的面容、挺拔的體態，她就整個人都想貼上去……這一想，她全身發燙了。

她緩緩起身，再風姿綽約的福身一笑，「鳳芝雖然弄錯公子身分，但仍心儀公子，懇請公子給奴家一次機會服侍公子。」

「鳳姑娘，不要爺給臉，妳不要臉。」黑眸裡的冷光在燭火下閃爍。

這陰鷙眼神冷得扎人，連語氣都是冰的，尋常人聽了都要打哆嗦，但李鳳芝從小就在青樓長大，現在還是個老鴉，三教九流的客人哪種沒見過？

她知道私下不知多少姑娘偷偷的過來，不是在他身邊打轉，就是剝了自己的衣裳上了他的床，可結果都讓他這雙冷眸嚇得奪門而出，日後就算見著，姑娘們也都不敢再拋媚眼。

可是，只要是男人都會有需求，韓元殊沒有女人，唐翎那丫頭也只顧習藝，而男人，外貌愈是冰冷，內在就愈火熱，這是她多年來的歡場經驗。

伸手不打笑臉人，李鳳芝仍是微笑行禮，「鳳芝明白了，今晚就不擾公子休息了。」

待她的腳步聲遠了，韓元殊思索一會兒，吹了一聲口哨，女暗衛隨即現身。

「叫袁鷹速來見我。」

「是。」

不一會兒，袁鷹一身夜行衣前來，恭敬拱手，「二爺。」

韓元殊放下手上的茶杯，冷聲問：「甘城最大的官是誰？」

「啟稟二爺，皇上御派的礦區監官紀長春。」

「查查他，也查查其他的官，朝廷給的月俸並未多到可以『常常』到飛燕樓尋歡，我要知道，這些官員尋歡作樂的錢打哪來？」

「遵命。」

一如以往，唐心樓門外車水馬龍，店內座無虛席、人聲喧譁，只見跑堂的來回招呼或端菜斟酒，但廚房裡的氣氛就大不同了，唐翎往哪裡走，每個人就自動讓位，也不再有排擠問題，甚至，還有些人向她道歉，對她多了一分尊敬，她那句「手是廚師的生命」，顯然收服不少嫉妒的心。

不過，被切斷兩根手指的孫彰，暫時也只有右手能幹活兒，一見到她就主動閃避，要是她與他對上眼，他額上就冷汗凝結，急急忙忙的閃人。

但傅老對韓元殊的態度卻與眾不同，看到他反而笑咪咪的，有時，還會主動煮些好料給他吃。

唐翎仍在努力學習中，有時菜色火候少了一點，滋味就差那麼一點點，韓元殊也寧可不吃，好像食物跟他有仇似的，不吃就不吃，黑眸變得冷冽，但如果食物合口，他的眼神雖然一樣漠然，但嘴角會隱隱勾起，不過只瞬間就恢復成淡漠。

傅老的十道菜學來真的很煎熬，一道菜會了不是就沒事，幾天後，他會要求重做，一旦味道稍有不對，得重來再練。

這一日午後，她邊收拾桌上的碗盤，再看著一道被韓元殊嫌棄不吃的百合炒青蔬，她不想浪費食物，逕自坐下吃了，其實，也不錯吃嘛，「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句話實在該改一改。

她鼓起腮幫子，起身將杯盤放入漆盒後，看著坐在對面的韓元殊道：「韓元殊，我學的有點慢，你真的沒事要忙嗎？不一定要跟我留在這裡的。」

「妳懶得替我備膳？」他正看一本書，頭也沒抬的問。

她一愣，「沒有，只是……」

「那就做妳該做的事。」

「我怕你無聊，而且，這個地方不是很好。」她輕咬著下唇。

「哪裡不好？」他問的直接。

能說嗎？她雖然耗在廚房的時間多，但也會在廚房跟住房間走來走去，就算別人不說，她也會看到花娘往這後院裡來，她們穿著粉胸半掩的輕薄紗裙，總是笑咪咪的進去韓元殊的房間，再臉色發青的跑出來。

更奇怪的就是她傷了手指頭的那一晚，她明明記得李鳳芝帶著丫鬟酒菜進到他房裡，她忍不住躡手躡腳的要偷聽偷看，但最後，她的記憶卻是一片空白，當她在床上醒來時，已是翌日。

她想了想，還是傾身靠著桌子道：「韓元殊，這個地方有的時候—我是說那些姑娘們是會用藥來讓男人—喫，好痛啊！」

韓元殊竟然直接伸長手過來，用力彈了她的額頭一下，「妳的小腦袋只要裝學習的料理即可，別裝些不入流的東西。」

她邊揉額頭邊瞪他，「我們是朋友，我怕你中招嘛，長那麼好看很招搖，萬一不小心，會染病的……呃，別彈，別彈，不說了，我回廚房。」

她其實也沒想理會的，但廚房幾個夥計說，那些姑娘幾次來找韓元殊，送吃的喝的，估計裡面是摻了春藥的……聽聽，他身邊不是充滿危險嗎？

何況，入夜後，唐心樓多少男女摟摟抱抱，有的擦槍走火，在人前就摸來摸去、調情淫笑，很齷齪的嘛。

不過，他既然不擔心清白受損，她又何必替他瞎操心？！

韓元殊看著她沒好氣的提起漆盒，嘴裡嘟嘟囔囔的走出去。

她竟然要他走？不！這樣的生括其實很舒心，她用心的煮菜燒飯，戰戰兢兢的看著他吃東西時的神情變化，有時皺眉、有時笑得燦爛、有時更是心虛、懊惱，在這雙乾淨單純的眼下用餐，他其實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愉悦，是相當享受的。

不過，再來可有事忙了。

袁鷹查了紀長春等幾名飛燕樓的常客，還真查出東西來。

唐心樓客人來自四面八方，極為複雜，當官的、士紳商旅、江湖人、形形色色，袁鷹報告中，最令他感興趣的是，不少宮中消息竟然也會在這裡悄悄傳遞，一些吃飽撐著的有心人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由紀長春帶頭貪汙，從礦區著手，多採少報，硬是抽了不少油水。

最大問題是，在這幾位大人沉浸美人鄉時，提及的官大人還真不少，刑部及禮部、戶部都有點到人，同流合汙的還真不少。

但他還無法動這些人，礦區裡被偷走的金子下落不明，要逮人可得有物證才行。

思索至此，陽光燦爛的房門外，再次有動靜。

「進來。」他邊說邊翻了書頁。

袁鷹無聲無息的推門而入，刻意站到房內照不到陽光的陰影處，事實上，袁鷹實在不樂見主子住在這裡，撇開說話不便外，他有事要報時，還得避開唐翎、在院落廚房穿梭送菜的跑堂，以及那些恬不知恥想勾引主子的青樓女子。

「有什麼消息？」

袁鷹拱手，「屬下查出唐心樓的背後當家另有其人，是東方會。」

他黑眸閃過一道訝異，東方會是近幾年來才出現的江湖組織，組織成員分散在各地活動，但首領相當神祕，從不現身，屬下只依首領的密信行事，勢力不小，但沒人見過主事者的真面目，足見首領城府之深。

「還有另一件事，唐心樓在八年前只是單純的酒樓，聽說是原來的東家在一夜之間欠下鉅額賭債，不得不以唐心樓抵債，接著便大興土木蓋新樓，李鳳芝也出現，她妖豔放蕩，常在上房招待一些非富即貴的客人，風流韻事不少。」

袁鷹說到此，似乎猶豫了下，才開口，「恕屬下直言，二爺在這……咳，有人身安全之慮。」

「不過是些不入流的下藥招數，何憂之有？」韓元殊直勾勾的看著他，「派人去盯著那幾個貪官，有什麼動靜速報。」

「那李鳳芝？」

「她要是東方會的要角，不會連傅老都制不了。」

意思是不必盯梢，袁鷹明白的拱手退下，施展輕功離開。

韓元殊起身步出房間，走出唐心樓外，熙來攘往的街上，是一片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

當今皇上賢明，愛民如子，各地百姓安居樂業，但就是有人想自尋死路，不過，皇上若是知道他在享受美食之際，還順道替他揪出一些不法貪官，理當獎賞他一些外邦異族上貢的特殊食材吧。

這也算近朱者赤？

「做什麼事都要全神貫注，更要盡心盡力，不然，別人何必給你機會來做呢？」

回想唐翎認真的駁斥，那神態其實還挺可愛的。

他不自覺的一笑，迎面而來多少姑娘看了心神蕩漾，粉臉煞紅。

但韓元殊無感，只打量其他酒樓餐館，甚至大排長龍的小吃攤子。

縱然有唐翎備膳，他還是會在外覓食，看看有什麼新鮮美饌，至於女人，在他的認知裡，從來就不屬於食物，何來興致注意？